

用心浇灌，静待花开

常德市武陵区育英德景园小学 史菲沂

时光如细沙般从指缝间流走，转眼我已担任班主任三年。小学课堂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起点。我始终相信，好的教学是“授人以渔”。

作为一名数学老师，我带着孩子们用积木理解几何图形，在超市购物中学习加减运算，统计班级出勤人数、生日月份等，强化计算与数值比较，开展计算大闯关PK活动，增加趣味性。当孩子们发现数学原来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时，他们眼中的迷茫变成了

兴奋。这种“玩中学”的方式，让课堂焕发活力，也让知识真正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。

班主任工作就像经营一座小花园，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朵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观察到班上的朵朵下课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，哪怕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，也是独自坐在操场边上，我向朵朵了解情况后得知，她的几个好朋友最近不和她结伴玩耍，于是我及时找其中一个学生谈话，讲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，珍惜在一

起的时光。第二天看到她们课间一起开心地玩游戏，我欣慰地笑了。

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。在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也在不断蜕变。曾经面对调皮的学生，我只会严厉批评，现在学会倾听他们的想法。记得二年级时，班上的谦谦在课间抢了后座小毅的铅笔，小毅不服气，也抢了谦谦的橡皮擦，两个人发生激烈争执，并扭打在一起。我赶到教室后立马把他们分开，与情

绪激动的他们拥抱，让他们分别诉说事情的经过，引导他们换位思考。当他们主动握手言和时，我明白了教育的真谛不在于约束，而在于引导。

陶行知先生说：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，唯独从心里发出来，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。”作为一名小学班主任，我愿继续做孩子们的引路人，用智慧启迪智慧，用心灵唤醒心灵。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的每一天，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。

七十二分的花开

那封来自第六中学的信，静静躺在我的办公桌上。信封微微泛黄，仿佛承载着时光的重量。拆信时，粉笔灰簌簌落下，在阳光里轻轻舞动，让我忆起3年前9月的清晨，我第一次遇见她——小雅。

初三(三)班后排，总有个女孩低头，握着铅笔的手迟疑不前。英文字母对她而言，如高山难以跨越。同事劝我说：“别费心，基础太差。”某天午后，我推门撞见她在偷偷描摹英语花体字——被发现时慌乱掩饰，眼里却闪着渴望。

我为她准备了“进步笔记”。第一天，她默写对了3个单词；第二周，她第一次抬头听讲；第三个月，她举手回答问题。我调整作业布置，别人背10个单词，她背5个；别人写作文，她造三句话。每次听写前，我都会对她说：“慢慢来，你可以。”

第一次听写满分，她的手在发抖。我在作业本上画笑脸，鼓励她：“你是英语高手！”此后分数猛增：36、52、68、71……中考前夜，她发来短信：“老师，我怕让您失望。”我回复道：“你一直让我骄傲。”

放榜时，她只考了72分，比任何一次模拟考的成绩都低，她红着眼眶离开。那个夏天，我不断自问：是否我的期待，成了她的枷锁？直到这封信的到来——信里，已是高中生的她写道：“老师，您让我发现英语不是噩梦，而是一扇窗。”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原来，72分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

如今，我在教案上总会多画一个笑脸，多写一句鼓励。因为每个教室的角落，都可能藏着一个小雅——他们需要的，不是被“拯救”，而是被看见、被相信，然后在自己的季节里，静静绽放。多年后，或许她会忘记动词时态，但一定记得：曾有一人，在她最怯懦时，对她说“你可以”，而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声音。

一场始于“共情”的温暖旅程

长沙财经学校 杨晓彤

初见小美，她像株裹着尖刺的幼苗。时尚装扮掩不住眼神的疏离，高考通知石沉大海，师长的关心被她的心理壁垒排斥在外。与班主任深谈后我才知晓，父母离异后，母亲疏于管教，父亲很少陪伴，家庭温暖的缺失，让叛逆成了她唯一的铠甲。我明白，唯有走进她的困境，理解她的缺失，才能打开她的心门。

我以“共情”为桥，为小美搭建专属沟通通道。QQ上，我常常问她“集训累不累”“喜欢的舞蹈片段”。起初消息常石沉大海，偶尔回复寥寥数字，但我坚信，缺爱的孩子需要的是陪伴而非说教。当她吐槽“练舞三月反而更僵硬”，我听她倾诉挫败感；当她纠结“选古典舞还是舞蹈教育”，我结合案例帮她梳理，更借思政内核引导：“梦想的价值不在难易，而在坚定，尊重他人会让逐梦路更稳。”

信任终在某天萌芽，小美主动发来手机号，说：“老师，忙起来漏看QQ，您直接打电话。”后来她返校交材料，笑着拉我聊集训与憧憬。紧闭的心门，终因真诚敞开。

2022年的一天，深夜11点，小美哭着来电：“老师，艺考临时开考，我没核酸报告。”我一边安抚，一边连夜联络学校、社区与考试部门协调通道；次日清晨，

陪她做加急检测。关键时刻，家校社协同温暖汇集成合力。

毕业典礼上，小美捧着录取通知书鞠躬道：“老师，您让我知道我也能为梦想努力。”她父母也赶来致歉，承诺将多关注孩子。苏霍姆林斯基曾说：“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，就在于如何用欣赏的眼光对待学生。”这段经历让我顿悟，思政育德、心理暖、家庭滋养，三股力量交织，才能为孩子搭起成长桥梁。

教育之路漫漫，我愿做手持微光的耕耘者。坚信每颗种子都有独特的花期，以爱为壤，以耐心为露，那些曾蜷缩的种子，终会破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山谷里的音符

泸溪县潭溪小学 石文军

去往万金山小学的山路，颠簸得像要把人肺腑里的浊气都甩出。车窗外的世界，从零星楼宇到苍翠层叠的山峦。抵达后我才得知，人们称这里为万山小学。因热爱音乐，我的行囊里装着吉他、竹笛、口琴和乐谱，怀揣着用音符滋润干涸心田的浪漫想象，我开始了第一堂音乐课。

我兴奋地介绍音阶，孩子们的眼神却茫然得像山间散不开的雾；弹起动听的吉他曲，台下一片沉默，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模仿着农村弹棉花的动作，窃窃私语：“跟村里张弹匠一个样儿！”我的初心在山风的吹刮下，摇摇欲坠。直到那个傍晚，我坐在山坡上散心，听见一阵清亮、高亢的歌声，像黄鹂流转于夏木，像山鹰划破天际。我循声望去，看到班上最沉默的女孩灵芝，正一边赶着羊群回家，一边纵情歌唱。那旋律自由、辽阔，充满生命力。

灵芝成了我的“音乐助教”，我教她看简单的乐谱，她则告诉我每一句歌词背后的传说与情感。我们以大山、溪流、云海、劳作和思念为主题，共同创作了一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歌——《万山的风》。

一年期满的那个夏天，镇里举办文艺汇演。我们万山小学的孩子们，穿着簇新的民族服装，用未经雕琢的嗓音唱起：“万山的风啊，你慢慢走，带上我的歌，翻过那山头……”曲毕，掌声如雷鸣般响起，久久不息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坚守与选择都有了答案。这群山里的孩子教会我：育人之道，是用一种乡音，去谱就世界上最美的和声。